

目 次

一八八五年

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/ 3

闲人 / 8

家长 / 14

村长 一场小戏 / 19

死尸 / 25

妇女的幸运 / 31

厨娘出嫁 / 36

墙 / 42

纪念演出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/ 46

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/ 52

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/ 54

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/ 59

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/ 64

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/ 68

在异乡 / 73
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/ 78
睡意蒙眬 / 83
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/ 88
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/ 95
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/ 101
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/ 106
贵重的狗 / 112
作家 / 116
钢琴乐师 / 120
过火 / 127
失业 / 132
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/ 138
老年 / 142
哀伤 / 148
唉,公众啊! / 154
孺头 一场小戏 / 159
纯朴无瑕 故事 / 167
纸包不住火 / 174
愤世嫉俗者 / 179
她的丈夫 / 184
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 后台的故事 / 191
梦境 圣诞节故事 / 195
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/ 201

镜子 / 207

一八八六年

新年的大苦大难 / 215

艺术 / 219

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/ 226

功败垂成 / 230

初出茅庐 故事 / 233

孩子们 / 240

发现 / 247

苦恼 / 252

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/ 259

风波 / 266

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/ 275

演员之死 / 278

安灵祭 / 286

愚蠢的法国人 / 292

安纽达 / 297

祸福无常 谢肉节的布道题材 / 303

大人物 / 305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 / 309

巫婆 / 316

毒 / 330

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/ 336

捉弄 / 346

阿加菲雅 / 351

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/ 363

狼 / 367

到巴黎去 ! / 375

在春天 / 382

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/ 388

噩梦 / 391

在河上 春季小景 / 406

格利沙 / 414

爱情 / 418

题解 / 425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

傍晚五点多钟。有个相当著名的俄国学者（我们以后就简单地称他为学者）在书房里坐着，烦躁地咬手指甲。

“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”他说，不时看一下他的怀表。“这是毫不尊重别人的时间和工作。这样的人在英国一个钱也挣不到，会活活饿死！好吧，等着就是，等你来……”

学者感到有必要向别人发泄一下他的盛怒和焦躁，就走到他妻子的房间跟前，敲了敲房门。

“听我说，卡嘉，”他用愤懑的声调说。“要是你见到彼得·丹尼雷奇，你就转告他说，正人君子是不这样办事的！这是胡闹！他推荐了一个缮写员，可又不知道他推荐的是个什么人！那个调皮的孩子每天总要迟到两三个钟头。哼，难道这也算是缮写员？对我来说，两三个钟头比别人的两三年还要宝贵呢！等他来了，我要像对付狗似的把他痛骂一顿，一个钱也不给他，把他轰出去！跟这样的人不能讲客气！”

“你天天都说这种话，可是他仍然不断地来。”

“不过今天我下定决心了。我为他受到的损失已经够多的了。请你原谅，我一定要骂他一通，学马车夫的样子骂他一通！”

不过最后，门铃声响了。学者就摆出严肃的面孔，挺直腰板，把头往后一仰，走到门厅去。在那儿，他的缮写员伊凡·玛特威伊奇已经在衣帽

架旁边站住，那是个青年人，年纪十八岁左右，脸像鹅蛋那么椭圆，唇髭还没生出来，身上穿一件褪色的旧大衣，脚上没穿套靴。他呼呼地喘气，仔细在垫子上擦净他那双笨重的大皮靴，同时极力不让女仆看见皮靴上的窟窿，因为窟窿里已经露出白袜子了。他见到学者，就露出笑容，久久不散，畅快得很，带点傻气，那样的笑容是只有小孩和颇为憨厚的人的脸上才会有的。

“啊，您好，”他说，伸出一只汗湿的大手。“怎么样，您嗓子痛已经好了吧？”

“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！”学者用颤抖的声调说，退后一步，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。“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！”

随后他跳到缮写员跟前，抓住他的肩膀，动手轻轻地摇几下。

“您这是在怎样对待我呀？！”他气急败坏地说。“您这个可怕而又可恶的人，您在怎样对待我呀！您要嘲笑我，要弄我？是吗？”

从伊凡·玛特威伊奇的脸上仍旧荡漾着的笑容来判断，他本来是期待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接待的，因此他看见学者怒容满面，他自己那张椭圆脸就越发拉长，他的嘴巴惊愕地张开了。

“怎么……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

“您还要问！”学者说，把两只手一拍。“您知道光阴在我是多么宝贵，可是您偏偏来得这么迟！您晚来了两个钟头！……您真是不敬畏上帝！”

“要知道我现在不是从家里来，”伊凡·玛特威伊奇支吾道，迟疑地解开围巾。“我到姑姑家去参加命名日宴会来着，我姑姑住得离这儿大约有六俄里远呢。……要是我直接从家里来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
“哎，您想想看，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，您这种行动合乎情理吗？这儿有工作要做，而且是急着要赶出来的工作，可是您反而到处去参加命名日宴会，到您什么姑姑家里去逛荡！唉，您倒是快点解掉您的围巾啊！这真

叫人受不了！”

学者又跳到缮写员跟前，帮他解开围巾。

“您简直像个娘们儿。……喏，走吧！快点，劳驾！”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拿出一块揉皱的脏手绢擤了擤鼻子，理一下瘦小的灰色上衣，穿过大厅和客厅，走进书房。那里早就为他准备下座位，纸张，以至纸烟了。

“您坐下，您坐下，”学者催促道，着急地搓手。“您这个人真讨厌。……您明知这个工作要赶出来，可是又来得这么晚。这逼得人不能不骂街。好，您写吧。……我们上一回写到哪儿了？”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抚一下粗硬的、剪得不齐的头发，拿起钢笔来。学者不断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，集中注意力，开始念道：

“关键在于……逗点……某些所谓基本形式……您写完了吗？……基本形式全然为一些原则的实质所制约……逗点……而那些原则就是在那些形式中表现出来，并且也只能体现为那些形式。……另起一行。……那儿，当然，该加个句点。……最富于独立性的乃是……乃是……其社会性大于政治性的那些形式。……”

“现在中学生穿另一种制服^①了……灰色的……”伊凡·玛特威伊奇说。“当初我上学的时候，那要好得多：大家都穿军服。……”

“哎，您快写吧，劳驾！”学者生气地说。“那些形式。……您写完了吗？……讲到国家职能……体制方面的改变，而不是人民生活的调节方面的改变……逗点……那就不能说它们的特点是它们的形式民族性……最后这九个字要加上引号。……嗯……嗯……那个……刚才您讲起中学校，想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说当初我上学的时候，穿的制服跟现在不同。”

① 在俄语中“形式”和“制服”是同一个词，因而缮写员联想到“制服”。

“啊……是的。……那么您离开中学很久了吗？”

“这我昨天就已经跟您说过了！我休学已经三年。……我是念到四年级才退学的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不上学了昵？”学者问，同时看一下伊凡·玛特威伊奇写的字。

“家庭环境不容许啊。”

“又要跟您说一遍了，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！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把一行字写得太稀的习惯？每一行字不能少于四十个字母！”

“怎么，您认为我是故意这样吗？”伊凡·玛特威伊奇不高兴地说。

“可是另外那些行的字母都不止四十个。……您数嘛。要是您觉得我写得太稀，您扣我的工钱好了。”

“哎，问题不在这儿。您这个人太俗气了，真的。……一点点小事，您就提到钱。要紧的是一丝不苟。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，一丝不苟最要紧！您得学会一丝不苟才成。”

一个使女走进书房来，手里端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两杯茶和一小筐面包干。伊凡·玛特威伊奇笨拙地伸出两只手，接过他那杯茶，立刻喝起来。茶太烫。伊凡·玛特威伊奇怕烫嘴，就极力一小口一小口地喝。他吃完一块面包干，又吃一块，再吃第三块，然后不好意思地斜起眼睛看了看学者，又胆怯地伸出手去拿第四块。他那很响的喝茶声、津津有味的咂嘴声、又饿又馋而扬起眉毛的神情，都惹得学者心里不痛快。

“您快点吃完吧。……时间是宝贵的。”

“您念好了。我可以一面喝茶一面写。……我，老实说，肚子饿了。”

“当然，走了那么多的路！”

“是啊。……而且天气多么不好！在我们家乡，这时候已经有春天的气息了。……到处都是水洼，雪融化了。……”

“真的，您好像是南方人吧？”

“顿河区域的人。……到三月间，我们那儿就完全是春天了。这儿天气严寒，大家都穿着皮大衣，那儿却已经有青草……到处的土地都干燥，甚至可以捉毒蜘蛛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捉毒蜘蛛呢？”

“不为什么……闲着没事做罢了……”伊凡·玛特威伊奇说，叹气。

“那种东西捉起来倒蛮好玩的。你拿一根细线，拴上一小块树脂，把树脂送进小树洞里去，用那块树脂敲毒蜘蛛的脊背，它呢，该死的东西，生气了，就伸出爪子抓树脂，于是就沾上，跑不脱了。……我们玩得可起劲呢！我们常常把它们放在一个小盆里，满满的，再把一个比霍尔卡放进去。”

“什么叫比霍尔卡？”

“这也是一种蜘蛛，长得很像毒蜘蛛。打起架来，它一个就能咬死一百个毒蜘蛛呢。”

“嗯，是啊。……不过我们还是来写。……刚才我们写到哪儿了？”

学者又念了大约二十行，然后坐下来，开始沉思。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等着学者打腹稿，他坐在那儿，伸直脖子，极力把衬衫衣领理好。他的领结总是系得不稳，领扣从扣眼里脱落，领口常常散开。

“嗯，是啊……”学者说。“嗯。……怎么样，找到差事了吗，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？”

“没有。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呢？我，您知道，决意做志愿军人。可是我父亲主张我到药房去工作。”

“嗯，是啊。……要是能上大学就更好了。入学考试是困难的，然而只要有毅力，埋头用功，就能够考取。您要用功，多读点书。……您读的书多吗？”

“老实说，很少……”伊凡·玛特威伊奇说，点上一支烟。

“您读过屠格涅夫的书吗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……”

“那么果戈理呢？”

“果戈理？嗯！……果戈理。……不，没有读过！”

“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！您不害臊吗？唉唉！您是个挺好的人，很有点才气，可是想不到……连果戈理的作品都没读过！您务必要读一下！我给您书。您一定要读一读！要不然我们可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了！”

紧跟着又是沉默。学者在一张躺椅上半躺半坐，思索着。这时候伊凡·玛特威伊奇已经不管衣领，而把全部注意力移到他的皮靴上。他一直没有发现皮靴上的雪已经融化，脚底下有两大摊水。他不由得害臊了。

“今天有点不顺利……”学者嘟哝说。“伊凡·玛特威伊奇，您大概也喜欢捉鸟吧？”

“那是秋天才干的事。……在这儿我没有捉过，可是在那儿，在家乡，我常常捉鸟呢。”

“哦……很好。不过我们还是得写。”

学者坚决地站起来，开始念下去，可是念了十行，又在躺椅上坐下。

“不行了，多半，我们要推迟到明天上午再写，”他说。“您明天上午来吧，不过要早一点，九点钟以前赶到。求上帝保佑，千万不要来迟。”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放下钢笔，从桌子那儿站起来，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。在沉默中过了五分钟，他开始感到现在应该走了，他已经成了多余的人，然而学者的书房里那么舒适，明亮，暖和，而且那些奶油面包干和甜茶留下的印象还那么新鲜，弄得他一想到自己的家，心就不由得收紧了。他家里是贫穷、饥饿、寒冷、怨天尤人的父亲、斥责，这儿却那么太平、安静，就连他那些毒蜘蛛和鸟雀都能引起人家的兴趣呢。

学者看了看怀表，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。

“那么您给我果戈理的书吗？”伊凡·玛特威伊奇站起来，问道。

“我给您，我给您。可是您何必这么忙呢，好朋友？您再坐一忽儿，讲点什么吧。……”

伊凡·玛特威伊奇就坐下来，畅快地微笑。几乎每天傍晚他都在这个书房里坐着，每一次都感到学者的声调和目光里有一种异常柔和、亲切而又吸引人的东西。甚至有些时候他觉得学者似乎依恋他，跟他处熟了，即使骂他来得迟，也只是因为盼望他来谈一谈毒蜘蛛，谈一谈他怎样在顿河地区捕捉金翅雀而已。

巫婆

时间临近深夜。教堂诵经士萨威里·盖金在教堂看守人的小屋里一张大床上躺着。虽然他养成习惯，素来跟鸡同一个时间睡觉，可是今天他却没睡着。他那条被子是用五颜六色的花布片缝成的，已经很脏。他那红褐色的硬头发从被子的这一头钻出来，被子的另一头呢，伸出他那双很久没有洗过的大脚。他在听。……他的小屋嵌在教堂围墙当中，只有一扇窗子对着旷野。旷野上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厮杀。谁都难于听明白这是谁要结果谁的性命，究竟为了消灭谁才闹得天翻地覆，不过根据那种险恶而又经久不息的喧嚣声来判断，必是有谁打了很大的败仗。得胜的一方正在旷野上穷追敌人，咆哮着冲进树林，窜上教堂的房顶，举起拳头凶狠地敲打窗子，大发雷霆，败北的那一方却在哀号，痛哭。……凄厉的哭声时而就在窗外响，时而升高，到房顶上去了，时而又钻进火炉里。那哭声不是求救的呼喊，而是悲悲切切，知道大势已去、无法挽救的哀号。雪堆蒙上薄薄的一层冰壳，雪堆上，树木上都有泪珠颤抖，大路和小径上泛滥着由泥土和融化的雪水合成的黑色泥浆。一句话，大地正在解冻，可是夜色太黑，天空看不清这一点，却用尽全力把大片的新雪撒在融化的大地上。风在空中游荡，像醉汉似的。……它不让雪落在地面上，却在黑暗里由着性儿把它卷来卷去。

盖金倾听着这种音乐，皱起眉头。问题在于他知道，或者至少已经猜

出窗外这场动乱会闹出什么事来，而且是谁在操纵这场动乱。

“我知道！”他嘟哝说，在被子里举起手指威胁着一个什么人。“我全知道！”

诵经士的妻子拉伊萨·尼洛芙娜在窗旁的凳子上坐着。一盏铁皮小灯放在另一个凳子上，仿佛胆怯而且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似的，洒下微弱而闪烁的亮光，照在她宽阔的肩膀上，照在她美丽诱人的身体轮廓上，照在她那根垂到地面的粗辫子上。她正在用粗麻布缝麻袋。她的双手很快地活动着，然而她的整个身体、眼神、眉毛、厚嘴唇、白净的脖子，却一动也不动，专心干那种单调而机械的工作，仿佛睡着了似的。她只偶尔抬起头来，让她那疲乏的脖子休息一下，瞟一眼窗外，看看风雪怎样在那儿逞威，然后又对着那块粗麻布低下头去。她美丽的脸上生着一个翘鼻子，两边有两个酒窝，然而那张脸却毫无表情，既没有愿望，也没有忧伤，更没有欢乐。美丽的喷泉在不喷水的时候，也总是这样毫无表情的。

不过后来她总算做完一个麻袋，把它丢在一旁，舒畅地伸懒腰，把昏花呆板的目光停在窗子上。……窗玻璃上淌着水珠，沾着些白色的、短命的雪花。那些雪花落在玻璃上，看一眼诵经士的妻子，就融化了。……

“你过来睡吧！”诵经士嘟哝说。

诵经士的妻子一声不响。可是突然，她的睫毛动弹一下，眼睛里流露出注意的神色。萨威里本来一直躺在被子里观察她脸上的表情，这时候就伸出头来，问道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……好像有人来了……”诵经士的妻子轻声回答说。

诵经士就用胳膊和腿撩开被子，爬起来，在床上跪着，呆愣愣地瞧着他的妻子。小灯那胆怯的亮光照亮他满是胡子的麻脸，从他蓬松的硬发上滑过去。

“你听见了吗？”他的妻子问。

在风雪单调的呼啸声中，他隐约听见丁零零的尖细的哀叫声，像是一只蚊子想要落到人的脸上来，却受到阻挠，于是生气了，就嗡嗡地叫起来似的。

“那是邮车……”萨威里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，叽咕说。

离教堂三俄里远有一条驿道。遇到刮风的天气，如果风从大路刮到教堂来，那么在这小屋里住着的人就能听见车铃声。

“上帝啊，这样的天气还有这种兴致赶着车出来！”诵经士的妻子叹道。

“这是公事。你高兴也罢，不高兴也罢，反正得赶着车上路。……”

哀叫声在空中响了一阵，停了。

“车子过去了！”萨威里躺下去，说。

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盖上被子，清楚的车铃声却又传到他耳朵里来。诵经士不安地看一眼妻子，从床上跳下地，摇晃着身子，在火炉旁边走来走去。小铃铛略微响了一忽儿，又停了，仿佛破裂了似的。

“听不见了……”诵经士叽咕一句，站住，眯细了眼睛瞧着妻子。

可是就在这时候，风敲打窗子，又把尖细清脆的哀叫声送来了。……萨威里脸色煞白，喉咙里干咳一声，又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。

“有人在叫那辆邮车兜圈子！”他声音沙哑地说，恶狠狠地斜起眼睛瞧着妻子。“你听见吗？邮车给摆布得不住兜圈子！我……我知道！我怎么会不……不明白？”他叽叽咕咕说。“我全知道，你这该死的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诵经士的妻子轻声问道，眼睛没离开窗子。

“我知道这都是你干出来的，女妖魔！都是你干出来的，你这该死的！不管是这场风雪还是那辆邮车兜圈子……一概都是你干出来的好事！都是你！”

“你发疯了，糊涂虫……”诵经士的妻子平静地说。

“我早就看穿你这一手了！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头一天就看出你身子

里流着母狗的血！”

“呸！”拉伊萨惊愕地说，耸了耸肩膀，在胸前画个十字。“你快点在胸前画个十字，傻瓜！”

“巫婆就是巫婆，”萨威里继续用一种要哭出来的低沉声调说，撩起衬衫的下摆匆匆地擤一下鼻子。“虽然你是我的老婆，虽然你是教会里的人，然而就是到了举行忏悔礼那天，我也还是要照直说出你是个什么东西。……没错儿！主啊，保佑我，宽恕我吧！去年，先知但以理与三少年^①节的前夜，起过一场暴风雪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那个工匠跑到我们这儿来取暖了。后来，到阿列克谢圣徒节，河上的冰裂开了，那个县警察突然跑到这儿来了。……他跟你这个该死的聊了个通宵，早晨他走的时候，我瞧他一眼：嘿，他的眼睛周围起了黑眼圈，连两个腮帮子都凹下去了！啊？八月斋期当中有过两次暴风雨，每一回都有个猎人到我们家里来过夜。我什么都看见了，他这该死的！我全看见了！啊，她的脸涨得比大虾还红！啊哈！”

“你什么也没看见。……”

“哼，是啊！去年冬天圣诞节前，在克里特岛十殉教徒节那天，暴风雪闹了一天一夜……你记得吗？首席贵族的文书迷了路，跑到我们这儿来了，那条狗。……你贪图他什么呀！呸，区区一个文书罢了！为他也值得闹出这么样的天气来！一个臭文人，老是擤鼻涕，身材矮极了，满脸的粉刺，歪着个脖子。……要是他长得漂亮倒也罢了，可是，呸，一副鬼相哟。”

诵经士歇口气，擦了擦嘴唇，仔细听着。铃声已经听不见了，然而房顶上猛然刮来一阵风，窗外的黑暗里就又响起了铃声。

“现在那一套又来了！”萨威里继续说。“邮车不是平白无故转圈子

① “但以理与三少年”为《圣经》中人物，参阅《旧约·但以理书》。

的！要是邮车不是找你，你就朝着我的眼睛吐唾沫好了！啊，魔鬼真会办事，倒是个好帮手呢！他让邮车转来转去，临了就领到这儿来了。我知道！我看得出来！你瞒不了我，你这魔鬼的玩具，邪心思的骚娘们儿！这场暴风雪刚一开头，我马上就明白你安的什么心。”

“好一个蠢货！”诵经士的妻子冷笑道。“怎么，按你那糊涂想法，这种阴雨天都是我搞出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……你笑吧！是你搞出来的也罢，不是你搞出来的也罢，反正我看得出来：你身上的血一沸腾，天气就变了，天气一变，就准有个疯子跑到这儿来。每一次都这样！可见就是你在作怪！”

诵经士要说得动听些，就把一个手指按住额头，闭上左眼，用唱歌般的声调说：

“啊，病魔！犹大的罪恶呀！如果你真是人而不是巫婆，你就该用你的脑筋好好想一想：倘或来人不是工匠，不是猎人，不是文书，而是个化了装的魔鬼，那怎么得了！啊？你该好好想一想呀！”

“你也真是糊涂，萨威里！”诵经士的妻子叹道，怜悯地瞧着她的丈夫。“当初我爸爸在世，住在这儿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求他治热病，那些人各式各样，有从乡村里来的，有从移民村来的，有从亚美尼亚人的田庄上来的。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，谁也没有把他们说成魔鬼。可是现在，一年当中，遇上阴雨天，有个把人到我们这儿来取暖，你这个蠢货就大惊小怪，马上生出各式各样的想法来了。”

妻子的道理打动了萨威里的心。他劈开两只光脚，低下头，沉思了。他还没有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揣测，他妻子那种诚恳冷静的声调使他茫然失措，不过话虽如此，他稍稍沉吟一下，又摇着头说：

“来人可不是老头子或者罗圈腿，到这儿来要求过夜的都是年轻人嘛。……这是为什么？光是取暖，倒还罢了，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来找乐子的。不，娘们儿，天下再也没有一种活物比你们娘们儿更狡猾的了！讲到

真正的头脑，你们一丁点也没有，比棕鸟都不如，可是讲到魔鬼的狡猾，哎呀呀！圣母啊，保佑我们吧！喏，邮车的铃响了！这场暴风雪刚一开头，我就知道你的满肚子坏水！你在施展你的巫术，母蜘蛛！”

“你干什么跟我过不去，该死的？”诵经士的妻子失去耐性，发脾气说。“你干什么跟我过不去，粘焦油？”

“我揪住你不放，是因为今天晚上如果出了什么事……求上帝保佑别出事才好……你听着！……如果出了什么事，那么明天天一亮我就到佳科沃村去找尼科季木神甫，把事情全说穿。我一五一十告诉他：‘尼科季木神甫，请您宽宏大量，原谅我说这种话，不过她真是巫婆。’他就问：‘怎么见得？’我说：‘嗯……您想知道这里头的缘故吗？行。……’我就原原本本讲出来。那你就遭殃，娘们儿！慢说到世界末日审判那天，就是在现世生活中你也要受到惩罚！圣礼书上那些咒你们这种人的祷告词，可不是白写的！”

忽然，有人敲窗子，声音那么响，那么蹊跷，萨威里吓得脸色发白，蹲下去。诵经士的妻子跳起来，也脸色惨白。

“看在上帝面上，放我们进去吧！”一个颤抖而粗重的男低音说。“谁住在这儿呐？行行好吧！我们迷路了！”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诵经士的妻子问，不敢看窗子。

“邮车！”另一个声音说。

“你那套鬼招数灵验了！”萨威里说，摆一下手。“果然如此！我说得千真万确。……哼，你给我小心点！”

诵经士三窜两跳上了床，在褥垫上躺下，愤懑地喘着气，翻过身去，脸对着墙。不久他的背上吹来一股冷气。房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，从头到脚沾满了雪。他身后闪出另一个人影，也那么白。……

“要把邮包抬进来吗？”第二个人用沙哑的男低音问。